

与他，日后我也可以有个靠壁。
我说相公，家中可有什么人呐？
不幸父母双亡，只有我孤身一人。
普胡子（白）可曾定了妻室啦摩有？
朱洪武（白）尚未婚娶。
普胡子（白）我有一言，不好启齿。
朱洪武（白）老丈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普胡子（白）只因我有一女儿，今年一十七岁，我意欲与你结为秦晋，想无推辞的了。
朱洪武（白）如此岳父请上，待小婿参拜。
普胡子（白）不必拜了。还有一间小屋，你先请到里头歇歇吧。
朱洪武（白）遵命。
（朱洪武下。）
普胡子（白）我说道嫁女儿，须还得请个人搅搅亲，招呼招呼才好。这可请谁去？嘿，有啦，东边收生婆鲍大嫂子，她倒甚好，我不免就请她去便了。
（普胡子转场。）
普胡子（白）我说道鲍大嫂子在家摩有？
鲍大嫂子（内白）吓哈！
（鲍大嫂子上。）
鲍大嫂子（念）专与女人去收生，只落得昼夜不消停。
（白）是谁呀？
啁。原来是兄弟呀。老爷子好，老太太好，家里的都好。孩子们好，猫儿狗儿全好。我说你是谁呀？
普胡子（白）好。亲热了这么半天，你敢自不认识呀！
鲍大嫂子（白）你到底是谁呀？
普胡子（白）我姓普，人人都叫我普胡子，就是我。
鲍大嫂子（白）就是觅炉子吓！
普胡子（白）咳，什么觅炉子，我叫普胡子。
鲍大嫂子（白）啁，普胡子，普兄弟呀，家里坐着。
普胡子（白）好。家里坐着。
鲍大嫂子（白）野猫进宅，无事不来。
普胡子（白）我有点事情托你。
鲍大嫂子（白）什么事情？
普胡子（白）你知道我跟前那个小妞吓？
鲍大嫂子（白）我知道呀，那不是当初也是我接的吗。
普胡子（白）是吓。
鲍大嫂子（白）怎么啦？她生养啦？
普胡子（白）不是不是，只因我与她招了个女婿，摩有人招呼。我想请大嫂子去，给我帮忙帮忙。
鲍大嫂子（白）暖唷。我可是么有空儿，我弟媳妇那去啦。
普胡子（白）你再别提啦，她早就死啦！
鲍大嫂子（白）咳。我还不知道呐，她得的是什么病死的呀？
普胡子（白）她得的是淋症。
鲍大嫂子（白）暖。怎么女人家，会得淋症？
普胡子（白）大嫂子，你可是不知道呀：她手里头积下了几十吊钱，她就买了几十床被窝，见天出赁。今个叫人拿去一条，不送回来。明个又叫人拿一条，又不见还了来。一顿，把被窝全赁出去啦，连本带利，一个也么有回来。她这一气，就气死啦。这不是赁症么？
鲍大嫂子（白）原来如此。这到同我们当家的，得的病差不多。
普胡子（白）大哥怎么样？
鲍大嫂子（白）你大哥也死啦。
普胡子（白）他得的是什么病呀？
鲍大嫂子（白）他得的是崩症。
普胡子（白）怎么男人会得崩症？

鲍大嫂子 (白) 你是不知道呀，他也是积蓄下几个钱，专爱放小印子，今个叫人骗一下子，明日叫人拐一下子。把几个钱，全叫人崩了去啦。他一口气，可就死啦。

普胡子 (白) 要靡有我这个淋症，还招不出来你这个崩症。我说你同我走一趟罢。

鲍大嫂子 (白) 我有几十家子请我收生，真靡有工夫。

普胡子 (白) 你只管放心，你去帮帮忙，万不能难为你。

鲍大嫂子 (白) 既然如此，我们这出门外的人，为的全是钱。你既这么说，我可是一个小钱也不要。

普胡子 (白) 我一个小钱也不给你，我要给你一个小钱，我是王八蛋。

鲍大嫂子 (白) 好。那咱们就走，等我关上门。嘱咐嘱咐。我说街坊们，与我招呼点门，我去去就来。

(街坊内应。普胡子、鲍大嫂子同转场。)

普胡子 (白) 到啦到啦。

鲍大嫂子 (白) 我说什么时候拜堂呀？

普胡子 (白) 我还不知道啦。

鲍大嫂子 (白) 你也请人挑个日子时辰。

普胡子 (白) 我倒忘啦。大嫂子你同姐儿在后头坐一坐，我去请苟大哥去。

鲍大嫂子 (白) 你可快来呀。

(鲍大嫂子下。)

普胡子 (白) 我知道。
不觉的就来到啦。我说苟大哥在家里罢？

苟阴阳 (内白)
(内二黄导板) 哎！
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

(苟阴阳上。)

苟阴阳 (白) 有人叫门吗？

普胡子 (白) 苟大哥开门来。

苟阴阳 (二黄原板) 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我的儿吓！

普胡子 (白) 苟大哥开门来。

苟阴阳 (西皮摇板) 听说反了陶三春，
吓得孤三魂少二魂。
回头便把御亲叫，
弟妹人马你担承。

普胡子 (白) 开门来。

苟阴阳 (白) 有人叫门吗？待我来开开。我这个门，在这儿吓。

普胡子 (白) 苟大哥。

苟阴阳 (白) 你是谁呀？我这一阵子，是任鸡巴也瞧不见！

普胡子 (白) 你别骂人吓。

苟阴阳 (白) 我说我这个眼睛，是上了火啦，什么也瞧不见。

普胡子 (白) 我是普胡子，你怎么都不认得啦吗。

苟阴阳 (白) 原来是普兄弟呀。好。请家里坐着。

普胡子 (白) 好。家里坐。

苟阴阳 (白) 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做什么来啦？

普胡子 (白) 你是不知道，今个我们那里来了一位相公。

苟阴阳 (白) 哎唷。死在你们那儿啦？

普胡子 (白)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不是有一个小姐儿吗。

苟阴阳 (白) 怎么，小姐不在啦？

普胡子 (白) 不是的。

苟阴阳 (白) 他们全靡有死，你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普胡子 (白) 我看那一位相公，生得相貌非凡，人材出众。我想把小姐儿，许配与他。做一个招门纳婿，儿媳两当。我来请你老人家，替我们择一个日子，好叫他们两口拜天地呀。

苟阴阳 (白) 是这么一回事啊，今个偏偏凑巧。

普胡子 (白) 你今个靡有事？

苟阴阳 (白) 我今个靡有工夫。

普胡子 (白) 你无论怎么忙, 你去一回, 就可以回来啦。
 荀阴阳 (白) 不行。我今个生意太多。
 普胡子 (白) 你放心我万不能白了你。
 荀阴阳 (白) 你既说到这上头啦。我可也不必客气啦。我无论到哪里, 全是二两银子。
 普胡子 (白) 这也好办。无非咱们哥们, 这样的交情, 还能说一定总得多少。你尽管同我去, 总要得住你。
 荀阴阳 (白) 哎。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子好, 你到底打算给我多少, 不妨说一句。
 普胡子 (白) 你这么办罢。我也不少送你, 一两七。你看好不好?
 荀阴阳 (白) 一两七真得呀?
 普胡子 (白) 这不能说谎呀。
 荀阴阳 (白) 咱们就走。待我锁上门。我许久不到你那去啦。你还在那住呐?
 普胡子 (白) 可不是。
 荀阴阳 (白) 我说这到得了到不了呀?
 普胡子 (白) 只顾说话。走过去啦。到了到了, 请里头坐。你就给挑个日子罢。
 荀阴阳 (白) 等着我把眼镜儿拿出来。
 普胡子 (白) 这不是犯人的手铐吗。这戴上看得见吗?
 荀阴阳 (白) 这不戴是看不见, 要戴上更看不见。我也不带啦。等我把历书拿出来, 就是这一段罢。

(〔打鼓〕。)

荀阴阳 (小调) 李翠莲要吃秤砣,
 他丈夫怕他噎着。
 他说是这秤砣,
 本是一个劲头货。
 普胡子 (白) 这不好, 这是什么呀?
 荀阴阳 (白) 你再听好的。说个胡迪骂阎的京快书, 你看好不好?
 (快大鼓京腔) 看叹人生天地中,
 东窗定计害的都是英雄。
 岳云、张宪双双死,
 死在风波亭前里尽了忠。
 天地含悲君民怨,
 山川震动鬼神惊。
 日月无光星斗惨,
 惟有我秀士胡迪, 把铁胆来冲。
 这先生, 大笑狂歌如酒醉,
 一溜歪邪过了街东。
 又只见整齐齐, 殿阁威武一座庙,
 又只见老道恭身, 把先生来迎。
 普胡子 (白) 你唱了半天, 到底今个日子好不好?
 荀阴阳 (白) 等我看看。丁对丁, 卯对卯, 今个日子就好。就是现在这个时辰。
 普胡子 (白) 今就好。等我去叫鲍大嫂子。
 鲍大嫂子!

(鲍大嫂子上。)

鲍大嫂子 (白) 来啦, 来啦。

(鲍大嫂子撞普胡子。)

普胡子、
 鲍大嫂子 (同白) 哎唷!
 普胡子 (白) 戳了我的旱烟袋啦。
 鲍大嫂子 (白) 扎了我的烟荷包啦。什么事情?
 普胡子 (白) 请你把妞儿接出来, 就叫他们拜天地罢。
 鲍大嫂子 (白) 知道啦。

(鲍大嫂子扶妞儿同上, 朱洪武上, 朱洪武、妞儿同拜堂。〔吹打〕。)

荀阴阳 (念) 一块沉香木, 雕成玉鞍马。新人真富贵, 步步保平安。

(朱洪武、妞儿同下。鲍大嫂子下。)

苟阴阳 (白) 我给兄弟道个喜罢。

普胡子 (白) 自己弟兄，道什么喜呀！

苟阴阳 (白) 他同我装糊涂呀。我简直问问他。
我说兄弟，你不是还有点小意思哪？

普胡子 (白) 呵，你瞧我到忘啦，你拿着家伙靡有。

苟阴阳 (白) 我拿家伙做什么呀？

普胡子 (白) 我说送你一两漆，你是要生漆，要熟漆，全有。你不拿家伙，怎么拿呀？

苟阴阳 (白) 好，你说是油漆呀？我说的是一两七钱银子。

普胡子 (白) 我连钱还没有一个，我哪儿有银子。

苟阴阳 (白) 好。我算上了你这小子的当了！
(苟阴阳下。普胡子坐。鲍大嫂子上。)

鲍大嫂子 (白) 事情也完啦。我说兄弟，我要回去啦。

普胡子 (白) 叫你受忙，谢谢你。我不送啦。

鲍大嫂子 (白) 呀。这小子同我装傻。我劲同他去说。
兄弟你不是说，还送嫂子几个钱？

普胡子 (白) 什么钱，咱们当初说明白的，你不要钱吗！

鲍大嫂子 (白) 我多咱说不要钱来着？

普胡子 (白) 你说你一个小钱也不要。我说我一个小钱也不给。

鲍大嫂子 (白) 我说不要小钱，我是净要大钱呀。

普胡子 (白) 我连小钱都没有，我哪去找大钱呀？

鲍大嫂子 (白) 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又把老娘骗啦！咱们走着瞧。我今个还有一样。你不给我钱，我就是不走。

普胡子 (白) 好。你不走，正好。你也是个没有男人的寡妇，我是个没有女人的光棍，你不走咱们就算两口子，岂不是好？

鲍大嫂子 (白) 别放你妈那个屁了！
(鲍大嫂子下。)

普胡子 (白) 哈哈！办了一件大事。一个钱也靡花。真真可喜之至。
(普胡子下。)

(完)